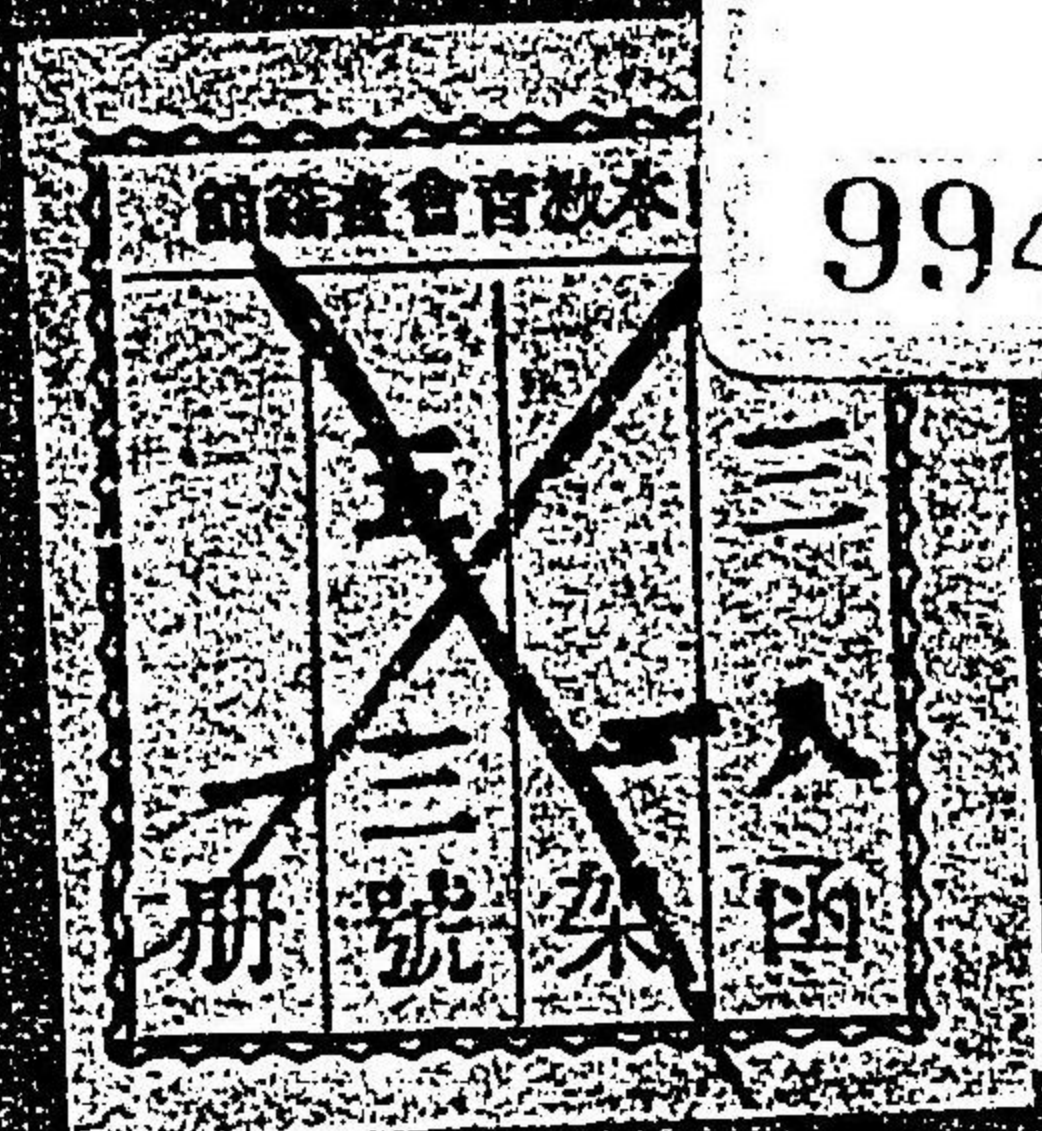


耕  
餘  
集  
  
第  
一  
號



特40

994

098796-000-2

特40-994

耕余集

小笠原 東陽 / 編

M13

DBV-0928







耕  
餘



半漁小笠原東陽齋

耕  
餘  
集

明  
季  
丁  
巳

耕  
餘  
集



特40  
994



料  
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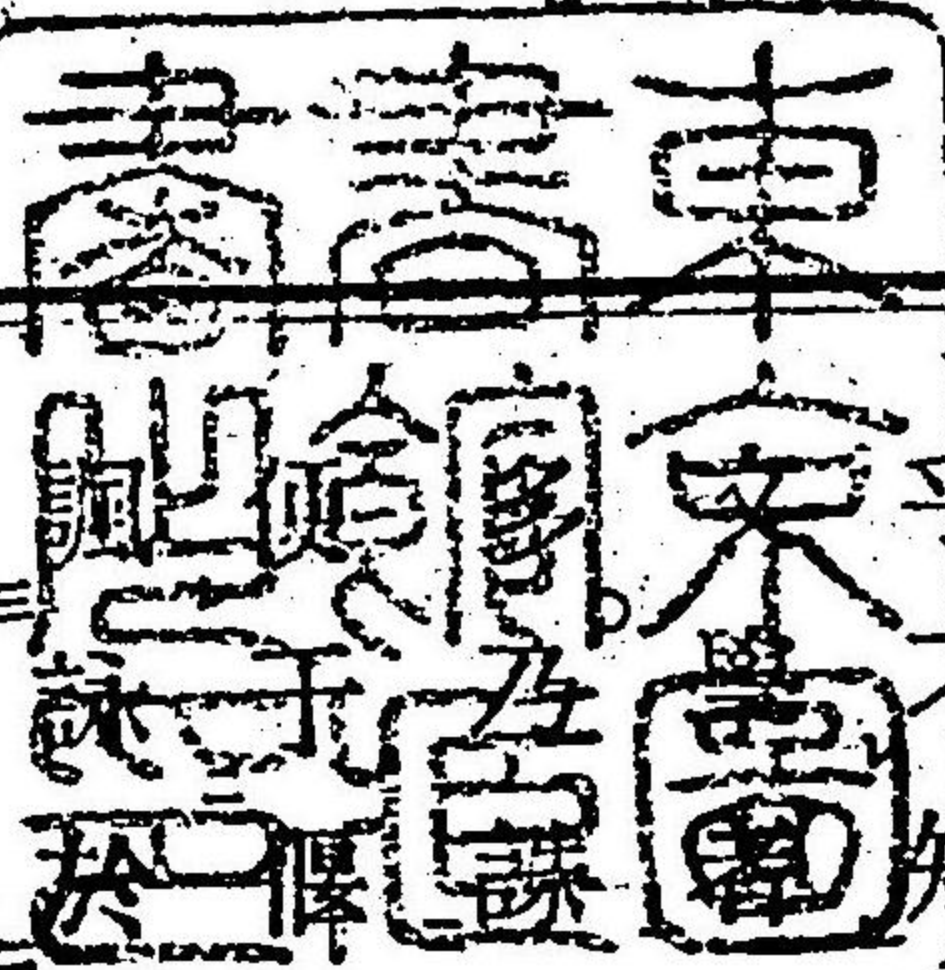
# 之志

## 從塵靖書



序

相州東有江島錄倉之勝。峯巒重疊。亘西北。南則巨洋滉蕩。而土饒氣和。罕水旱疾疫。所謂樂土者也。然而未曾聞有志士文人之著此地者何也。余移居已九年矣。其始至也。闔境無絃誦聲。視其子弟輩。蠢々乎不知丁字。既而會官頒布學制。而後人稍々知有也。余於此購一地。築宇曰耕餘塾。來學者寢鋤穢草。移梅十餘章。又穿池。繞以雜卉花。以息。方其春水已釋。素蕊解絨。則與冠童數輩。澹月疎影中。各自適焉。方其嫩荷新浦。微風





布漣。則躍鯉潑刺。與讀書聲相應。頗有清韻矣。頃日。錄諸生所作文詩若干首。命曰耕餘集。亦各言其志也。雖未足問諸世。異日儻有志士文人之著此地。則將不得不謂胚胎於此集也。相州已有海山之勝。其人豈無文乎。蓋有待而然也。聖朝屬奎運。今見其兆。由是推之。十餘年後。必有著名者出焉。嗚呼。余老矣。不知能及見之否。第一集刻成。弁數言。

明治十三年庚辰十月

半漁翁書於小琵琶湖莊。吸光飲綠處。

耕餘集 第一號

春日

牧野保直

江城三月草如茵。無數桃花帶雨新。蝶懶蜂狂春色老。橫塘十里寂無人。

南樓看梅

吉崎直

留滯他鄉年又新。依然草莽布衣人。清貧亦有早梅伴。認得南樓數朶春。

春日雨集

藤田孝誼

連日春霖細似麻。詩朋時集有花家。清貧亦是做金



谷。偏使苦吟。罽煮搽。

春日野望

內藤正清

一條隔水杏花村。斜日輕風花片翻。日夕探春過野徑。閑人事業亦頻繁。

春日遊湖上

清住捷徑

孤舟不繫畫圖間。隔岸桃花映醉顏。湖上晚來人不見。漁家晒網幾灣々。

全

宮崎建

前岸煙籠幾樹花。風將暖浪撲打沙。晚來釣得尺餘鯉。直卷垂綸向酒家。

對梅看月

樓本尙純

樓如白日庭如雪。度氏月光林氏梅。醉後降階詩未得。橫斜影裏幾徘徊。

江村曉發

山岡寅之助

曉鴉亂叫樹冥々。殘睡據鞍過驛亭。一道朝暉破春霧。馬頭突兀數峯青。

首夏即事

室伏武彌

殘花飛盡雨還收。綠樹成陰白日幽。正見含泥雙燕子。喃喃何話向床頭。

夏溪泛月

新田浪江



小舫浮溪載酒樽。清流更耐滌塵煩。不知杜宇啼何處。只見雲端月一痕。

夏日舟行

三宅 良

疎竹垂楊灣一灣。遲々過去酒杯間。數聲柔艫烟波外。小艇閑於鷗鷺閑。

江上納涼

大島 綱二郎

兩岸垂楊煙乍消。扁舟一葉弄清秋。洲頭白鷺時驚起。臨水樓々影動搖。

月夕登江樓

山本 楠之助

吟賞高樓夕。秋光風露清。如霜三五月。徧照碧江明。

客舍聞雁

清住 捷徑

負笈三年學未成。每逢秋夜客心驚。一聲過雁楓林外。思起家山万里情。

晚秋即事

佐伯 十三郎

曾違紛俗事雲耕。秋穫既休身亦輕。寂莫東籬無客訪。閑除落葉弄金英。

晚秋夜坐

宮崎 建

樗櫟罷官身自由。書燈暗處坐清秋。老螢亦憫車生意。尙力殘光到案頭。

訪半漁先生

中野 半次



秋風吹斷夕陽殘。籬落蕭條霜葉丹。知得先生未出  
去。簷端猶架舊漁竿。

雪江垂釣

橫澤文彌

江從白鷺行邊折。山自寒雲過處滅。世上熱中渾不  
知。一蓑高臥滿缸雪。

遠州洋

清水鐵之丞

瀛輪破浪響如雷。駁嶽遠山望快哉。夕發勢州朝相  
摸。海程百里一霄來。

送某遊海外

小山赴夫

怒濤千里火船飛。埠上相離堪濕衣。九万鵬程君莫

忽。少年業就幾人歸。

觀烟火

前川 隨

一叫砲聲技已開。四邊喝采響如雷。一條楊柳未看  
盡。變作凌雲百尺臺。

架上鷹

全

鐵爪愧擒兔。養翎倚架頭。風雲時未會。誰道是餓留。  
或問近况詩以答之。大澤彥一

柴扉久絕楚然聲。喜子慇懃問近情。吾是清明寒處  
士。晴耕雨讀一身輕。

壇浦

全



海腥撲面酒將醒。枯草斷蓬傷客情。薄暮怒潮搖地  
到。猶聞當日咄嗟聲。

櫻井別子圖

須藤正治

愁雲慘澹路漫漫。單騎回鑣落日寒。少子不歸馬不  
進。英魂為亂淚闌干。

過柳橋有感

全

珠簾斜掩畫樓中。絲竹靜彈銀燭紅。應識都門多粉  
色。一霄惱殺幾英雄。

源賴政論

小笠原彌三郎

中古以來。天下之兵權。概歸源平二氏。至保元平治

之際。源氏有為義父子。平氏有清盛。各相抗而不屈。  
至於治承之亂。宗盛亡而賴朝霸。而天下之兵權始  
歸於源氏矣。吾嘗怪賴政依違中立于其間。而不肯  
屬為義父子。亦不肯黨清盛。初與清盛。義朝拒崇德  
上皇。而走為義。及義朝叛。則誅義朝。而助清盛。既而  
與宗盛有隙。與兵討之。不成而死。是其初於同宗之  
戚骨肉之親。漠如不相識。反為疎人之用。而又激絲  
髮之念。粹然與無謀之師。一敗即亡何也。吾熟料當  
時之事情。而知其不然也。賴政射怪禽善和歌。足以  
見其有文武之才。當時之源氏。概皆慄悍無謀。自賴



政視之。其輕之既久矣。故爲義謀逆。則誅爲義。義朝叛。則誅義朝。我有始宗之權。而彼無可庇之義。是以殄滅之而不恤也。平氏雖世讎。今有功而無罪。安得不助之。及其後清盛跋扈。天下厭之。則倡兵而招諸州之源氏。今因其跡而推其志。可以見其公平正直矣。然則賴政之舉。固出于識者之見。而其一敗不救何也。曰地不利也。京師之地。爲義死義朝叛。而無復源氏者。賴政以子然無援之身。而舉事於仇家環視之地。而欲決勝於幾甸之郊。亦難矣。使賴政退京師。東據野信之險。相武之野。則八州豪傑。皆不招而集。

他日從賴朝者從之。則吾見其不數月。而天下之旗皆白矣。雖然。當平氏之盛。天下靡然無敢犯者。而賴政一紙之徵。諸道響應。竟以亡平氏。則未可謂無首倡之力。嘻。賴政者亦爲一豪杰而可。唯以不得其地。不能爲無前之業。而使賴朝爲之。惜哉。半漁曰。原生喜讀文章軌範。未作文章。間始起筆。不過數篇。而有斯論。讀之功亦大哉。

送須藤華翁序

牧野保直

八州天下之要處。可以敵天下。故古用武之人。必據八州。而八州之中。嶮岨之尤要者。莫小田原若。其地



既如此。其人亦傑。如伊勢氏之驅以掩取八州。可以徵也。近世大窪氏居于此。亦未嘗不傑也。其後二百餘年而至今。其人闐無聞何也。豈無其人乎。蓋由乎恬熙爲風。萎靡不振耳。須藤華翁小田原人也。負笈游于我東陽翁門。慷慨淋漓。深悲其鄉士之尪弱不振也。余與之交尤深矣。暇日輒携一瓢。跋涉山澗。登高相酌。華翁乃張臂搖目。指地形論兵事。曰某坂宜用步也。某原宜用騎也。某林宜用伏也。某邱某水某橋。宜據宜灌宜斷。蓋其兵畧如此。余深奇之。華翁嘗語余曰。吾歷觀古今人傑。其功業特著於宇內者。米

有華盛頓。佛有那勒翁。予蚤慕之。故以自號焉。其欽仰英雄志操不撓如此。而其與人交也。不問貴賤。不分少長。皆澹泊如一。余於是始知不止卓傑不撓有所謂周而不比之節也。今茲戊寅七月。華翁將游東都。告別。余壯其志。乃賀曰。夫東都四方輻輳之地。豪俊君子之所集。今有華翁之卓偉。而始可交其豪俊也。有華翁之不比之節。而始可交其君子也。又有華翁之不撓之志。而始可成其事也。吾知其鄉士之尪弱不振。聞無聞。則異日必有發於華翁矣。且吾知其鄉士之尪弱皆倣華翁所爲。則八州昔日之傑。復



由華翁而出焉。因書為贈。

蟻說

橫田左吉

有晝焉必有夜。有暑焉必有寒。有豐焉必有歉。是天地自然之理。故生活乎天地之間者。不可不豫為之備也。蟻者小蟲。而性魯鈍。唯匍匐乎地上耳。無技能之可以稱也。然余所以為之說者。抑亦有以也。夫冬月寒威凜冽。霜雪交降。地上一掃。無可以充食者。而蟻能全其性命者何也。此無他。夏月之間。陸續為群。不恐暑氣如燬。堅築城郭。畜積糧食。豫以為禦冬之備。是其所以能全性命也。若夫鳥雀翱翔乎千仞之

上。轉鳴乎林木之間。非如蟻之魯鈍匍匐者。而不為城郭之可以防寒。畜積之可以備飢。故至冬月雨雪。沍寒之時。則於棲與食不暇擇。遂為猾豎所捕。亦可謂不如蟻矣。鳥雀之不如蟻。猶可苟為萬物之靈。而不豫為飢寒之備。至如或徒轉乎溝壑。或為姦商所利。糜散累歲之畜乎一朝。則亦劣乎蟻萬々。可不戒乎。可不恐乎。

半漁曰。其人如鐵石。故說亦堅固。

祭梅原與樂翁文

前川 隨

維明治十一年九月某日。與樂翁卒。粵十四日。辱愛



前川隨謹寄哀一奠。以祭翁之靈。嗚呼。吾幼孤。嘗投身於翁之家。與其令孫日相角逐。翁視吾猶子。煦其背。携其手。吾視翁猶父。引其裾。從其後。一旦永別。吾痛何可云耶。翁性慈愛。鄉里莫不被其澤者。其已老也。棲志于雲。阿詩酒琴瑟。優々以終歲。嗚呼。翁已逝矣。無復來期。使人追惜不已。雖然。莊生不言乎。死生一也。不知翁之乘化而去。與群仙遊于鈞天之上。而樂耶。少子未能脫情累。歔歔以望大荒。尚魂彷彿而來饗。

半漁曰。簡而情至。

中新田村治水議

大島正義

河患之不可以不防。自古若無費力少而成功多之策。適以爲有策。或出乎僥倖。而反莫不爲大害。然則防河患其果無策乎。曰不然。夫治水之術固雖無奇策。非無不使之爲大害之策。今有其策而不能施之。將以坐取大害。豈不大息哉。本村之盡力于治水。數十年于斯。未嘗一歲廢功。民力有限。而河患無止。是以連歲之功。不過僅緩其患。往年請之官。官以無其成例不允之。今堤防中央以南。崩壞已數十步。其勢尙駸々不止。是固自然之勢。雖非始於今日。今而措



不顧其害實不貲。中央以南之村。田園變爲沙磧。必矣。此土素肥沃。村民產業所賴。今捨之。不翅破壞田產。民屋亦隨漂去。故修河之事。不可一日措也。且今施之。難一而利三。捍河水之橫流。以保田產之流亡。利一也。連絡本土與砂磧之地。待其填淤。而開墾。則可得良田許多。利二也。既无亡其產之患。且得良田。民力有餘。而河患終遠矣。上不煩政府。下使村民各得安其業。利三也。有此三利。而所以猶曰有一難者。民力或難給是也。雖然爲一難。捨三利。反取無限之害。雖婦女子。皆知其不可也。夫一矢。隻手而可折之。

東十矢。雖有力者不能焉。圖本村之情。積年之費。功。民力固窮。今施諸一時。雖有不易。求償還諸數歲之法。敢非難事也。况於未至。曰民力不可給乎。言事者。概皆意本村久苦河害。政府亦應不坐視。今不允此請。以改租之制未定耳。其或然。雖然未聞有其制。又未見有其令。是不可必也。以不可必之事。誤不可不。必之事。今日非所宜爲也。苟不早施之策。則異日再遭河水之洪漲。積年之功。一朝而屬泡沫矣。悔之無及也。故今施之策無他。以其可出于數歲間之費。用諸一時。而設漸次償還之法。有產者爲之出其財。貧



者為之勞其身。舉村民以竭應分之力。天道亦非幽遠。必下惠于斯民。轉禍為福矣。豈患其難成哉。嗚呼。豈患難成哉。

半漁曰。慎小害。遺大利。以姑息至。一敗不拯。庸眼咸是。豈唯堤防哉。

觀福助賣飴記

小山赴夫

余遊橫濱。偶見福助。短身巨頭。其狀極奇異。類幼稚所弄塑像。福助者。因以自名焉。福助行賣飴于市。以其形之奇也。眾人皆競從。其後觀之。有買飴者。輒拍手歌舞。其狀態使觀者絕倒。嗚呼。福助天賦支離。不

能執農商之業。故日歌舞於路上。為眾人所侮弄。豈不悲哉。然余聞之。其家頗饒。仰事父母。俛育妻孥。然則彼其形支離。而其心不支離者歟。視夫路上侮弄福助者。鶉衣徒跣。飢色如鬼。彼其四體不勉。而不能養一身。况父母妻孥乎。亦支離之甚者。然而不愧何也。

送安野吉太郎序

吉崎直

方慶應之末年。幕府之執政者專橫。朝廷衰微已極矣。既而將軍以兵爭于輦轂下。天子赫怒。詔薩長以下東征。將軍解職而謝罪。然旗下之將校不敢奉令。



各據其國。以抗王師。而王師一向。則潰裂四散。莫之能拒也。遂不周期。而全國一歸正矣。夫使數百年霸業之固。如盤根者。渙散之。猶反掌之易者。抑祖宗在天之靈。有憑于薩長乎。何其神速哉。當此時。安野美範君。從長藩擊賊。奮擊突戰。其功不少矣。天下既定。兵革既收。於是乎。朝廷一洗舊弊。廢門閥。取智能。故今諸藩豪傑之士。列于朝者。薩長殊多。然而至忠臣義烈之士。獨推長州矣。而美範君有寬厚明敏之名。奉職于神奈川縣。頗有政蹟。余與其弟吉太郎者。於相之耕餘塾相遇焉。太郎狀貌雄偉。氣宇雋邁。吾與

之討論經史。間則山行水涉。友情甚至。蓋益友也。今茲中秋某日。美範君不幸以病逝。訃至。太郎雖悲哀。不敢見辭色。而其哀情不可勝言也。以故今將歸其鄉。嗚呼。天何奪美範君之早也。非獨爲美範君之不幸。使太郎殆成之學。俄然失勢。即太郎之不幸也。又使吾失益友。亦吾不幸也。然二人之不幸。猶是私。其如國之不幸何。將去。相見泫然。吾乃激揚之曰。從是西距十里。過一峻嶺。即函嶺也。抑函嶺天下之危險。而關八州之咽喉也。故自古東西爭雄。必以此地之得失決勝敗。曩者王師討幕府際。賊徒據于此。以拒



戰。今子過而熟視焉。他日不幸而天下有變。子其爲王家奮力。以繼家兄之緒。則可矣。

明治十三年十一月八日出版御届

神奈川縣相模國高座郡羽鳥村十九番地

編者出版人

小笠原東陽

相州藤澤

川上九兵衛

定價八錢

賣例人

東京芝區三島町

山中市兵衛

橫濱辨天通二丁目

丸家善八

相州小田原綠町

米屋忠兵衛

武州八王子

高島惠三

相州厚木

文明堂

相州平塚

今井政兵衛

全 全 全 全 全 全



